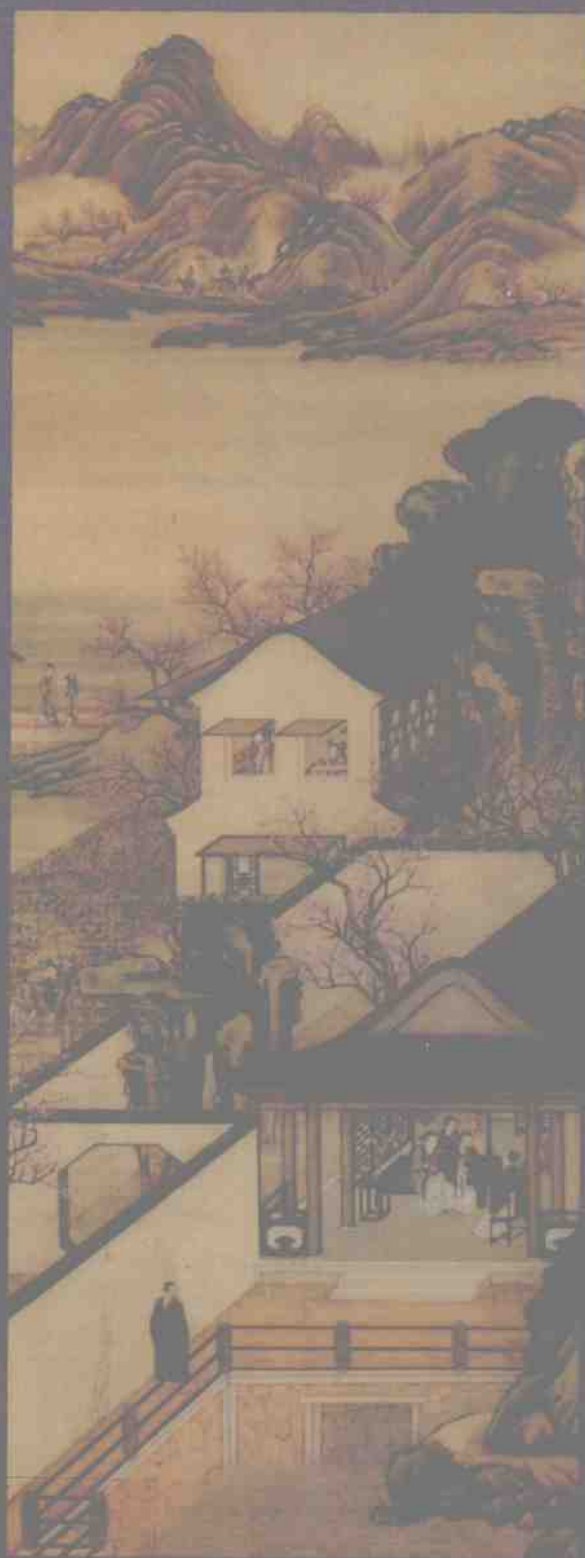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私家藏書

丁巳題



中國私家藏書

主編 末陽



中國私家藏書·卷十九

野叟曝言
盛世危言

《野叟曝言》 清·夏敬渠 著 活字本 (13071)

长篇小说,二十卷,共一百五十四回。书叙文素臣故事。情节多为随意编造,且有色情描写,鲁迅谓其:“炫学寄慨,实其主因,圣而尊荣,则为抱负”。毛泽东藏为光绪七年昆陵汇珍楼活字本。

刘少奇藏书

《盛世危言》 清·郑观应 著 铅印本 (13617)

一部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、激发青年激情的名著。

第七十九回 为驱邪众女袒胸求赤字 因报德孤舟渡海觅红须

次日平明，红瑶先到素臣床前晨省，说道：“女儿夜里梦见陈渊女人前来谢别。”玉麟在旁边榻上听，连声诧异道：“俺夜里也梦他来别。”素臣因把夜梦也述出来。红瑶如飞下阁去述与洪氏听，岂知洪氏亦曾梦见。玉麟等三梦相同。唯素臣梦中多一带发之虎，大家惊异。素臣道：“我常年不过偶做一二梦，怎这十日以内就连得五梦？好生奇怪！”

各人起身盥洗，丫鬟仍传说上来，说：“外边各位爷们都怪才爷不放文爷下去讲书。熊三爷还说要反进来哩。”飞娘道：“有咱在此，他敢反进来？”玉麟掀髯大笑道：“这是他们情极了。也罢，每日早晚俺们在阁上领教，日间仍去讲解，女儿们仍到半阁上去听罢。”素臣出去，飞娘把所讲《诸葛传》从头至尾述了一遍。刘、戴两人面面相觑，叹道：“人之才识相悬乃至如此！文兄非某等之友，乃某等之师也！”时雍复问道：“诸葛瞻既系武侯之子，又能捐躯殉国，揆之善善从长之义也该表扬他一番，何以略之如此？”素臣道：“瞻不进而退，纵邓艾入平地，以致绵竹之败；愆谏失机，遂至亡国。且蒋琬、董允俱能裁抑黄皓，而瞻不能。故张钦夫云：‘瞻权见将相，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；谏而不听，又不能奉身而退，以冀主之一悟；兵败身死，虽能不降，仅胜于卖国者耳！以其犹能如此，故书子瞻嗣爵，以微兼见善之长；以其智不足称，故不详其事，不足法也。’朱子谓其论甚精。亦可见陈寿之权衡不爽矣。”时雍越加叹服。

有信复求讲《齐小白》、《鲁桓公》两回。素臣道：“桓公兄也，子纠弟也。此程子之言，而朱子采入集注，盖必有道矣。”戴、刘俱道：“指桓公乃兄者，止有《汉书》一处，尚属避就诡辞。其余《公》、《穀》等书，俱云桓弟纠自，寡不胜众，后不胜先，诡不胜正，程子之说，毕竟出于何典？”素臣道：“见闻异辞，传闻又异辞；经先传后，经圣传贤，故信传不若信经。《春秋》云：‘公伐齐，纳纠，齐小白入于齐’。伐齐纳纠，逆词也。以齐小白，而不系纠，是夫子已定桓公为兄也。看书之法，皆当如孟子之说诗，以意逆志。《论语》，子路、子贡极意推究管仲，而但云桓公杀公子纠，并不云桓公杀其兄，亦可见当时皆知桓公为兄，子纠为弟矣。程子若无所依据，岂肯轻议魏征之事？朱子又岂肯采以入注邪？至《鲁桓公》一回，表白世子忽辞婚之卓见，刊去卫桓《诗序》、《狡童》等章之谬论，固属不刊。但当以郑忽标题，专写三折，而未折证以鲁醒之求援而反致身死名辱；不当以鲁醒标题专写三折而首折以郑忽之辞色为缘起也。齐、鲁宜为婚姻，岂必由于贪色？《诗序》专刺忽之失援，非刺其辞色。故以鲁桓之求援证郑忽之辞援为当，而以郑

忽之辞色起鲁桓之贪色为未当也。”戴、刘俯首愧服。

玉麟正要求教兵法，管事家人传禀说：“邵姑爷家的大姑娘，被五通神拷打得利害，因看见揭帖，知文老爷辩冤之事，要求文老爷去救治。因是亲戚，亲在门首求告，不敢不回。”玉麟蹙额道：“邵有才与弟是再从郎舅，因臭味不同，不甚往还。其女名淑贞，却是一个贤女。这村上因有一家，与贵省人连姻，所娶之妇是生神和病的，把五通建起庙来。后来就牵连至合村，几于家家生病，家家建庙。这邵家甥女因不肯从顺，常受五通凌辱，或是鞭扑，或是褫衣髡发，作践不堪。俺也曾去闹过，据甥女说，俺去时五通避开，俺一转身即仍来作践。俺欲拆毁庙宇，又恐力量胜不过他，使村民徒然受累，所以请两先生作乐府，有这《五通庙火德驱邪》一回。文爷若能治发了舍甥女的病，把这回乐府见之实事，也是一件大快人心、大有功德的事。”戴、刘俱道：“崇正辟邪，吾儒之素心，弟等只恨无德力以制之耳。以文兄之德力，必能制之，岂肯见义不为？”飞娘等俱极力怂恿。素臣平日最恶五通，慨然允诺。

玉麟陪着出见，有才施礼毕，便道：“此时小女正在危急，乞即一行。”玉麟也就不留坐，一同走到邵家。有才直拱进去，到一座绣阁中。只见一个少年女子赤身卧地，素臣忙缩转身。有才道：“请文爷来，正要求进去镇压哩。”玉麟道：“文爷休避嫌褻。他们本家人是打怕了，不敢进房的，弟当随文爷进去。”素臣重复转身，那女子已醒了转来，爬不上床，侧身朝里。素臣近前看时，见下身俱是伤痕，忙将床上一条夹被扯来盖好，令有才抱上床去。有才侍着素臣，便走入房，连被将女儿抱上床去，问他：“怎样受苦？怎生得醒？”淑贞道：“今日五圣带着诸般刑具来拷逼女儿，说若不从，他便绝女儿的性命。”因伸出两手道：“十指已被拶断，方才正要烙掉女儿两乳，亏着文相公进门，才得活命。”有才道：“俺去请文爷，你如何知道，认得这位姓文？”淑贞道：“女儿那里认得？是五圣带来的神将，在外边飞报进来，说：‘文相公进门来了！’一屋的神鬼都慌了，一哄的散去。故说是文相公救了女儿的性命。”有才看着淑贞绛青的十人指头，涕泪俱下，哭拜于地，求素臣救命。素臣忙扶起来道：“只恐我来则他去，我去则他来，如白兄一般，便没奈何了。且去取朱笔、素纸来！”有才知是画符，忙叫丫鬟们进房伏侍，自己去取纸笔。丫鬟们闻淑贞已好。五圣已去，便逐渐进房。里边备下的茶点，陆续搬出，摆在桌上。玉麟陪素臣正在吃茶，有才将纸笔取到。素臣研起朱墨，取两幅素纸，大书“素臣在此”四字，吩咐一张贴在房门首，一张贴在床前，有才狐疑，要求书符镇压。素臣笑道：“我非道士，那会画符？”有才沉吟道：“文爷如果不会贴画符，求将此四字写在小女胸前罢。”玉麟也为代求。素臣只得蘸饱朱墨，走近床边。有才将被揭开，露出酥胸。素臣在书“邪神远避”四字，复写一纸，道：

吴江文白仿知五侯：尔恃封敕，罪积山邱。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纠！淑贞何辜，拷逼无

休？强奸未成，律应满流！湔洗淫心，荡涤邪谋，从宽驱逐，远避他州。将火尔居，慎勿迟留！

素臣写毕，付与有才，令其贴五通庙内。

玉麟道：“俺们在此，五通自不敢来。不如别过，看是如何？”有才留饭，素臣辞谢出来，回到讲堂，述知其事，道：“不知中用不中用？但此地不可久留，只明日便须告辞。”玉麟等俱失惊问故。素臣道：“弟在辽东诈称溺死，今忽把姓名传播，必为奸人所算！”玉麟道：“这一村中，虽有几家大户、数十家小户，俱受弟约束。只消吩咐一声，不许传出别村便最。”当下即令总管晓谕。总管应诺，复回禀道：“前日二爷吩咐，要打听李锦衣家的事情，方才人已转来，说十五姨现在合家俱称为仙娘，另换房子住了。又全却不敢进房歇宿，要等一位仙人来，请了仙旨，才敢进房哩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这件心事，可以暂时放下了！”当日素臣把《左传》上大小战伐事细细讲解，指点出许多兵法。把众人喜得欢声如雷，赞声不绝。至晚上阁，红瑶仍如前伏侍。

次日早饭才过，邵有才领着全村老少，有三四十人来谢。素臣问故，有才道：“文爷写字之后，小女一夜安睡是不消说了，这些邻人家中，凡有这病的都见五圣来别，说被文爷驱逐，要远避他方。有才家中有一小妾并几个丫鬟仆妇，俱生此病，却不敢来，转托他们家内女人道别。如今合村的人都要请文爷到家镇压。就是有才家中也要请文爷光降，以杜绝五圣再来之路。”玉麟道：“五通既然远避，俺们何不仗着文爷德力，把庙宇拆毁，以绝其巢穴呢？”众人道：“只要文爷肯作主，小人们何敢不从？”素臣大喜道：“既是你们情愿，我当出一臂之力！”因即前往。

村内除了老年幼稚及丑黑如鬼的，其余妇女没一个不出来拜见，俱解胸开胸前衣服，要素臣用朱笔写字镇压。素臣不肯。因本家跪求，玉麟等从旁怂恿，只得每个写一“正”字。有许多生这邪病的，苦求苦告要多写几个字，只得又添写“邪神远避”四字。又求写“素臣在此”朱帖，帖于房门之上，只得又每家写与一纸。直写至黑，才得回家。

初五这一日，玉麟等带着家人同戴、刘、方、熊诸人请素臣去拆庙，这村有一座大庙，十二座小庙。小庙是各家私建，高不过六尺，深阔至四五尺，大牌一座，彩画太郡及五通夫妇形像，小牌一座，彩画马仆夫妇形像。大庙是众姓公建，却有一间大门，三间正殿，三间后殿。正殿塑着五通，后殿塑着太郡及五通之妻，两边俱塑有神将、侍女及马仆夫妇等像。凡进一小庙，素臣碎其大牌，玉麟等碎其小牌及香炉蜡台等物，令众人把屋瓦去，拆下木植并碎牌等，登时烧毁。小庙拆完，方拆大庙。素臣上座，手脚并举，把太郡及五通夫妇打踢粉碎。玉麟等把马仆夫妇及神将、侍女亦俱打落，令家人们拆毁房屋，亦至黑方回。从此这一村中五通邪迹，就都灭绝了。

自此讲论数日，倏忽初八已过，初九日一早，玉麟备席饯行。红瑶送还玉簪，要送至

海边。飞娘道：“文爷为何事过海！咱们一定要远送的。”玉麟诸人更不消说，素臣一概力辞，连锦囊也不许随去。单是玉麟家人惯走海的，伏侍前去。到得港口，上了商船，定了海镜，竟入大洋。

素臣举目四看，只见天连着水，水连着天，一气混茫，四游浩荡，孤舟如叶，片帆如飞。日未落时，已收入一个海岛中来。岛边设有营汛，上船盘诘。舟师稟知汛名外护，进去便是护龙岛了。素臣大喜，向那兵目通知姓名，说是红须客朋友，特来相访。兵目一齐跪禀：“红须客是龙岛主的徽号，老爷既是旧交，小的们就去撑小船来，请老爷换船进港。”素臣才知红须客姓龙。不一会，兵目撑了一只小船来。素臣道：“这大船劳你们照看。”兵目连声答应。素臣过船，半夜已至内岛。

天明，兵目飞报进去，红须客通知铁丐们，飞奔到船边来迎接。素臣远远看去，见红须、铁丐之后，一人酷似璇姑之兄刘虎臣，心头突突的跳动。及走近前，是然不错，忙跳上涯喊道：“弟来访者，龙、铁况，不意刘兄亦于此相见。”虎臣及红须、铁丐已经下马，飞步上前，一齐跪倒，拜伏于地，道：“何意文爷从天而降！”素臣也跪下去，拉扯起来，执手款款，互相慰劳。从人牵过马匹，请素臣上马，三人步行而随。素臣连请，方才都上了马。不多几里，见一座雄关设立两山之间，就是护龙岛的外城。四面皆山，中间开出平原地面，有田有屋，居民茂盛，商贾殷繁，与中华无异。约走有三里路，已到里城，城门边一般有官兵把守。见红须客等俱随在后面，便远远的跪道迎接。

进城有一里多路，便是岛主所居，门殿规模居然藩王官府。一进大殿，见中间龙座上供着当今皇帝万岁龙牌，素臣山呼舞蹈，朝拜起来。三人就要拜见，素臣止住道：“此非行礼之地。”三人因请至内殿，见正中靠里，设一把虎皮交椅，两边略下，设三把豹皮交椅。红须客道：“正中一座是况大元帅的，旁边三座是咱们弟兄的。请文爷正座，待咱们叩见。”素臣慌忙扯住，问：“况大元帅何人？”虎臣道：“就是景日京相公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他原来在此，快请相见！”虎臣道：“元帅去征屠龙岛，小人现在那里来，如今还要拨兵去哩。”素臣正等再问，一人飞奔上殿，跪下磕头。素臣看时，却是奚囊，忙问：“何故到此？”奚囊道：“小的到了盘山，卫奶奶已带阿锦到此。小的在盘山等了几日，尹爷打发小的到此，不想相公也到此地。”素臣问红须客们行礼，说：“该是我先奉拜。”慌得三人急跪下去，磕了七八个头起来。素臣道：“此处亦不便坐。”红须客领进里边一所厅屋。只见五六个武扮丫鬟，簇拥两个女子出来。素臣看去，前面一个是卫飞霞，后面一个石氏。向虎臣道：“闻你得了把总，驻防乍浦，累我访得发昏。今日却都在海外相逢，真大快事，亦大怪事也！”飞霞、石氏俱见礼过，就都在厅上列坐。

各人动问素臣别后之事，素臣约略述了一遍，然后遍问众人。虎臣道：“小人自前年二月与文相公别后，即往乍浦住了两个多月，杳无消息。访知天津洋面一个海岛名屠龙岛，是新家党羽的窝座。各处洋面劫来银货妇女，俱藏在彼处，有几号商船往来通信运

粮。因在大洋铺里出了一两银子，寻着保家，保在一只商船上，专做糕点。六月底到了岛中，各处察访，没有妹子的踪影。七月里原船回来，那船不专运粮通信，遇便即行劫夺，与盗船一般的。那日离岛一百多里，遇着一只货船，又去打劫。不料货船上有几个硬汉，又有这铁二哥在船，杀得大败下来。却被岛中了高军望见，飞报岛主，发出兵来，把货船围住。小人那时恨不得帮那货船，却见岛兵势盛，不敢发作，幸遇一只货船，也是往辽东生意的，赶来援救。那船上又有景相公，小人便不顾利害，里应外合，把商船上人都杀掉了，岛船败去。又添出兵来，拦截海面，小人问起景相公，才知道也要向屠龙岛去。这二哥也说出相公叫他到洋面上来探听的话。从此并胆同心，结盟立誓，要专与靳仁作对。天津港口又放出刘海鳌等的几只商船，把后面截住，进退两难。景相公说：‘岛兵势盛，不如专力破天津的商船。’那夜乘着顺风，拼命冲杀，撞翻了一只商船，才脱虎口，连夜往南逃避。那知海中各岛，都奉景王及靳直号令，一路厮杀下来，直杀到此岛。岛主是一胡僧，名叫圆成，有万不当之勇。阻住海面，屡战不退。又幸遇着龙大哥与景相公二人，双战圆成，才把他杀败，跳海而死。以下和尚头陀被小人们全全杀死，头目喽罗大半投降。景相公说：‘我们立个基业，才好与靳贼作对。’因把船收近港口，来平这岛。圆成无比淫凶，岛民都恨如切骨，情愿归降。大哥就推景相公为主，权称元帅，练兵选将。自前年十月至去年十一月，共平了二十六岛，各岛主俱尊景相公为大元帅。这岛就是龙大哥为主，铁二哥在扶龙岛，小人在生龙岛，都权主岛事。景相公说屠龙岛是靳贼窟穴，必须削平。会了六岛岛主出兵，虽是连胜他十余阵，却没甚俘获。他又屡有救兵，岛势险恶，尚未平定。前日吩咐小人们回来，选拔兵将，再率八岛精兵前去，为必拔之计。今幸相公到来，若肯定一行，无不成功矣！”素臣微笑。

铁丐道：“咱们蒙文爷嘱咐，忙找着了大哥，同去救了尹兄弟，连夜入洋。路遇商船劫夺，杀败了下去，又添出岛船一救，独力难支。亏着景大元帅从外杀入，三弟从内杀出，才得脱重围。咱若不会三弟，不说访他令妹的话，还只认是白哩。以后之事，三弟说过，如今只求文爷助一臂之力，这屠龙岛是再无不破的了！”素臣仍是微笑。

红须客道：“俺目前年八月到盘山去看尹兄弟，知道铁二弟在洋有事，连夜赶入海去。正值与圆成厮杀，两下夹攻。杀了圆成，平了这岛。仗着景大元帅神算，连平二十六岛，只这屠龙岛未灭，功在垂成。文爷与元帅至交，自无不去之理。今日初到，且把酒吃个畅快，明日再说。”素臣笑而不言。

卫飞霞道：“前年八月拜别文爷，愚夫妇打算分身入洋，却是伏波、成全两个头目转来，述知文爷钧谕，心安了些。便止着他两个人入洋，探听得破了此岛信息，欢喜不过。到去年四月内，景大元帅已平了八岛，复要大举，发令箭到盘山来知会。奴家领兵前来，随着各位伯伯又平了十八岛。因兵事未息，元帅没有发放，不敢回去。去岁九月，奚囊过海，也被元帅留下随阵，也得了功，赏了许多功牌。元帅说，等平了屠龙岛，要修书备

礼，打发人随同奚囊到江西来，问侯文爷及老太太，故至今耽搁在此。”因命随身一个丫鬟磕头，说道：“奴要把阿锦先配给奚囊，奚囊不肯，说一来要回后候太太赐婚，二来辜负不得玉奴，才歇了下来。”素臣问：“尹兄安否？”飞霞起立而应，并问鹤鹤近况。素臣道：“他妻妾和好，是石大嫂知道的。以后却无由而知，想来也是平安。”石氏道：“去岁丈夫假称做官，差人到吴江将奴接至岛中，举目无亲，越加想念姑娘。前月来此看还尹婶，得见文管家，说老太太在二娘娘待姑娘极好。但不知几时才得见面？姑娘身子安否？可曾坐喜？”素臣道：“大姐想你，也与你想他一般，出门时再三托我寻访。家母、贱内待他极好。现在有娠，分娩只在早晚。”石氏欢喜无限，见酒席已备，与飞霞告辞进去。

红须客递酒，定素臣南面一席，兄弟三人东西两席。素臣止住道：“只用一席，吃不够只顾添菜，坐开了不便讲话，也不用那些客套。”铁丐拍着脖项道：“是文爷才知咱的鸟性！那年几头上船碗并做一碗，吃得咱又爽快又自在。谁耐烦这打恭作揖，秀才老子的营生么！”红须客掀髯大笑：“无过是敬意，俺又是惯干这营生的么？”因合并一席，竟行入座。

素臣道：“三位先猜一猜，我此来何为？猜着了，我吃十大杯；猜不着，各位只吃双杯。”红须道：“文爷是为靳贼而来。”素臣道：“此固弟之素志，但今日之来，又有专诚之事，当饮双杯。”红须饮毕，铁丐道：“这便难猜了，敢是找寻三弟么？”素臣道：“我也不知他在此，虽有带便寻访之意，亦非专诚。”铁丐也吃了两杯。虎臣道：“莫非为景相公而来？”素臣道：“非也。弟此来专为报龙兄喜事，刘兄且干了双杯。弟只知龙、铁二兄在此，不意忽遇刘兄，一快也，复遇刘嫂，二快也；方才看刘嫂模样，也似怀着身孕，三快也；得日京消息，四快也；见卫嫂知尹兄平安，五快也；更见奚囊，六快也；喜你人们成了个局面，可与靳仁为难，七快也；替你们添助羽翼，八快也；扶危排难，九快也；遂你们心事，十快也。弟当满饮十大杯，龙兄也要满饮十大杯，大家干了酒再说。”三人面面相觑，请问：“何危？何难？是何心事？”素臣道：“且请干了酒。”红须客道：“文爷有十快，该饮十大杯；俺有何喜事，怎也要吃十大杯？”素臣道：“你吃了十大杯，还你有十大喜事，报你知道”。铁丐道：“大哥快吃罢！咱要听得慌，休急断了你兄弟的肠子罢！”红须客捋须而笑，拿起大杯，接连而饮，登时二十二杯酒俱干。素臣道：“弟此来特为龙兄作伐，鰥夫得妻，一喜也；得妻而美，二喜也；美而兼勇，三喜也；勇而有文，四喜也；文而且贤，五喜也；中馈有主，六喜也；苹蘩得托，七喜也；自此生男育女，合着笑府三句，为朝廷广户口，八喜也；为祖宗绵嗣续，九喜也；为天地广化育，十喜也。弟有十快，该饮十大杯；兄有十喜，不该饮十杯么？”红须客道：“夫妻之事，在文爷以为十喜，在俺以为百忧，这是毫不相干的了！但说是美而兼勇，文而且贤，岂肯与俺作配？若肯与俺作配，定是不拣相貌，不择门户，不论年纪的了。铁二弟现没家室，见三弟夫妻恩爱，他要老婆的念头，高兴不过，文爷代他作伐，这媒人却是稳做得成的！且请问女子姓名？”

素臣道：“那女子姓熊名飞娘，江湖上都称他为赛隐娘。你自然知道他的大名。”红须客哈哈笑道：“文爷不说那赛隐娘便罢，这时明明作耍小人了。快求饮还了小人十大杯再处！”直立起身，便去斟酒，素臣不觉骇然。正是：

只知侠女生成性，岂识通儒变化功？

第八十回

婚事初筹素臣早筹兵事
大蛇未弄铁丐先弄小蛇

素臣暗忖：“莫非错认其妹赛要离么？”红须客道：“赛隐娘平时行刺或是杀人，都带着铜面，扮作武士模样。江湖上曾有口号，说是：

男数红须，女说铜面。
来如飘风，去如闪电。
游戏杀人，一刀一剑。
不嫁不娶，天生天厌。

文爷说是替他作伐，可知是作耍了。”素臣笑道：“原来为此！你可知道，他如今却是情愿嫁人了。”因把劝化飞娘之言，从头至尾叙述一遍，说道：“一人女人尚知悔悟，体帖父母之心，要接续祖宗气脉，怎吾兄堂堂男子，反守着自己邪念，不体父母之心，忍于斩宗绝祀？生为忘亲之人，死为不孝之鬼，九泉之下，何面目以见先人乎？”红须客听那开首劝辞，毫不在意；听着飞娘说话，却反搔着他痒处，点头自喜；听到中间，鼻孔里一阵酸辛，止不住两眼汪汪的，要流那清水；再听到后来，便涌泪直直，滴落如雨；又听结末一段，觉着毛骨悚然，及被素臣责备到自己身上，口口不孝，说是无面目见先人。一时痛愤，忽然大叫一声，拔出佩刀就往喉管上勒去。亏着一席而坐，素臣拔刀隔住，铁丐一手扳住臂膊，没有受伤，虎臣忙跑出位夺去佩刀，红须客一个恶心，口吐鲜血，喷满地下。素臣懊悔道：“这是我不是了！竟忘他血性利害，受不住这些重话！”红须客道：“文爷怎这般说？俺自恨禽兽不如，生不如死，敢怪着文爷吗？”素臣道：“如此便更不是了！不要还是断绝祖宗气脉，轻生便是戕害父母遗体，罪愈加重，如何使得？吾兄既知悔，便该惜身重命，反邪归正，怎反寻短见起来？急急想娶妻室，为生男育女，承接祖祧之计。”红须客出位拜伏，痛哭道：“俺知罪了！”素臣忙扯起来。红须客道：“不瞒文爷说，俺非人种也，先母做闺女时，遇疾风暴雨，被龙气感触，怀胎三年，外公、外婆气恨，将先母赶逐在外，苦不可言，产时百倍艰难，死过几回，比文爷所说十月怀胎的话苦楚更甚。俺自幼顽皮与飞娘一般，不是在树上跌下，就是掉在海里，百死百生，把先母精神魂魄，消耗损伤。先母日则在海边网绰鱼虾，夜则在草窝内绩麻纺线，养活着俺。到七八岁，就替俺童养一个网船上女儿，不上一一年死了。一连童养三个，都不过一年半就死。先母悲伤成

疾，到三十岁上身死。俺那时只十四岁，外婆收留家去。过了两年，外婆又死，就被母舅赶出。这些苦楚都是外婆告诉，才得知道。俺因文爷言，想到先母身上，一时心痛，恨不欲生。今被文爷提醒，以后还再敢轻生，不想娶妻生子，承接宗支吗？俺的硬命，别的女人也敢娶，须得这飞娘这铜琵琶，才当得住俺这铁绰板哩。”素臣惊异道：“据吾兄说来，竟与飞娘是逼真一对了。”因把飞娘系人熊所生之事说知，道：“那江湖口号，又恰把你两人作对，岂非天缘奇配？”虎臣道：“口号内‘天生天厌’四字，如今要改作‘天生天对’了！该几时行礼几时成婚，聘金多少，文相公不特做媒人，并要做主婚的了！”

铁丐也是痛泪直下，说道：“大哥说咱要老婆，咱却不知道这种正经道理。只见三弟夫妻恩爱，百般便益，才动了念头。如今听了文爷的话，是再免不得的了！咱自小淘气，连累爹娘才是利害，咱娘的苦处更说不尽，还敢不接他气脉，叫他做无祀孤魂吗？求文爷怎样赏给咱一个，不要想什么美而兼勇、文而且贤，只要有鼻有眼，成了个人，有屁眼，放得进鸡巴，有肚皮，裹得住胞胎，就感激文爷不尽。”素臣笑道：“只要是女人，你们岛中怕寻不出，怎要求我？”铁丐道：“是元帅原号令，自岛主至头目，除本岛岛民外，但是中国的人，娶了岛中妇女，就要砍头，有俘获来的，又说不成体面，都赏与兵目。累咱空着急了半年，谁捞着一根毛来？”素臣道：“你这样着急，就不是头婚，敢也情愿了？”铁丐道：“娼妇又不讨吗？有闺女也看不上咱这丑脸。依着文爷说话，只生得出男女，管甚二婚、三婚！”经须客道：“红绡、红拂，都不是二婚吗？文爷果有这人，就一齐撮合，做个兄弟连芳罢！”素臣道：“人是有在心上，相貌既美，兼有贵相，尽配得过，却未到那时候，先把你这亲事说成，就可牵连而来。”铁丐道：“咱们十足贱相，怎敢望配那贵相？不把吃饭家伙都折掉了？”素臣道：“你是十足贱相，天下更有谁是贵相？不是戏话，你合着相书所载的龟形，乃是大贵之相！他日富贵功名，与龙兄相仿。飞娘形如飞凤，亦是大贵之相，我方与龙兄作伐。相女配夫，岂是胡乱撮合的么？”铁丐大笑道：“咱只在海岛里，做这不打劫客商的强盗头儿就亏了咱了，还想甚富贵？合着龟形，便是大贵之相，那些当龟的，怎不见他封王拜相？”

素臣道：“这话留着后应，不必推辞，也不能性急，如今且说正事。”因讨过历日，看着三月十六、十八、二十四，三日都是黄道不将吉日。遂定了十六日行聘，二十四日成婚。问红须客岛中兵将数目。红须客道：“岛中有十二员战将，三十四员裨将，一百二十名头目，二千九百名战守兵丁。”素臣道：“可准备一千两银子、二百四十匹绸缎做聘礼，五百对铜花、一百匹红绸做花红。要打发人到登、莱两府，去收买丫鬟、箱笼、纱灯、羊角、花爆、酒、烛等物，要叫匠人搭灯楼、灯棚、五色彩帐，要招秧歌、傀儡、歌唱、戏耍之人。总打帐一万银子，这喜事就办过去了。”红须客三人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奚囊也是疑惑，伏侍原头目兵丁都伸着舌头。红须客道：“俺原老爷！你要俺生男育女，不要应着二弟的话，把这吃饭家伙都折掉了！俺是什么人？娶一个老婆，要用一万银子！”素

臣道：“你如今是一岛之主，不体面些，也叫岛民及各岛人笑话。飞娘何等身份？白玉麟等何等眼孔？若不体面，便是小觑了他，连我媒人也招着怪。这杯苦酒是要强着你吃的了！”红须客道：“文爷说的话俺断不敢违拗，却实在不能依从。一则力量不及，二则况大元帅要加罪，三则张扬开去，怕不闹出事来！”铁丐、虎臣也俱说：“现在岛中钱粮有限，兵事费用甚多，元帅又不在此，亦难自主。还求文爷减省！”素臣大怒作色道：“你们口口元帅，敢压制我吗？你走遍天下，拣得出这等对头吗？若阔绰些，便费三万两万也不嫌多，就铺派你也只一万银子，还是你成婚费用，就不依吗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立起身，望屏后就走。

三人见素臣大怒，都吓慌了，接脚跟进，想要陪礼。素臣摇手示意，悄问：“有甚极机密之处？”红须客会意，忙领到一座高楼上，道：“这楼虽只三层，地势最高，开窗四望，洋岛悉。这楼顶不是螺蛳缠的么？任你撞钟击鼓，把声响俱转上顶去，收入瓮里，楼下休想听着一点声息。名为神楼，是高手匠人造的。只元帅和俺们兄弟四人有机密事商议，才上此楼。文爷有甚心话，只顾请说。”素臣看到楼顶，真有大瓮，身大口小，一路缠文，高可丈许，推窗看时，真个海洋中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露出岛屿，如螺髻一般青翠欲滴，历历可数。再看到自己岛中一切田园房屋，了然在目。因问：“自辽东至福建，这一带直南直北的洋面，共有许多海岛？”红须客道：“福建不知备细；自乍浦至辽东，除无名小岛外，有名目有岛主的，共是七十二岛。”素臣道：“这七十二岛岛主都是中国人，还有外国人？有许多岛是景王和靳贼的？”红须客道：“七十二岛岛主，约有一半中国，一半外夷。辽东、天津一带，有二十余岛都奉景王，唯屠龙、钓龙两岛是靳贼党羽。钓龙不打紧，屠龙岛内兵精粮足，妖僧孽道、凶徒剧贼甚多，景大元帅所以定要除灭他。过了天津，直到这里，共二十七岛。只有飘风岛正对莱州，在护龙、青霞两岛腋下，未曾归服。其余二十六岛，元帅派俺住这护龙，领着十二岛；派二弟住扶龙岛，三弟住生龙岛，各领七岛。往下去，对着胶州、海州、崇明、乍浦一带洋面，有二十余岛，连这飘风岛，都奉靳仁。”

素臣道：“靳贼、景王大势相连，而互相猜忌。屠、钓两岛与总兵武国宪，皆靳贼阴制景王者，其为重兵可知。兵法：‘十围五攻，区区六岛所拨之兵岂能胜之？’据刘兄说，胜他十余阵，又没甚俘获，其为骄兵之计无疑。屠龙一岛既有钓龙为特角之势，有天津为援，是有胜无败的形势，所以不遽胜而反诈败者，欲全胜、大胜，且乘胜而并收二十六岛，为田单、韩信复齐破齐之计也！服从靳贼之岛既全在护龙岛之下，又有飘风岛介在护龙、青霞两岛之间，则彼之欲去护龙，比我之欲去屠龙更甚，况护龙为我根本之地！我揣此贼必有围魏救韩之计，等我拨运兵粮之后，即起乍浦以上莱州以下各岛之兵，专攻护龙。出我不意，攻我无备，我既众寡不敌，难免丧败。日京闻根本之地被重兵围困，必撤兵回救，彼钓龙、屠龙、天津等外之兵，从后追杀，必致大败。古来以全师远攻一蹶瓦解

者，史不绝书。日京尚是知兵之人，何冒昧至此？《左传》所谓‘莫敖狙于蒲骚之役’，日京亦狙于二十六岛之平故也！我若早来，断不许他去攻屠龙，却要先平这飘风。肘腋中岂可穴此狼虎！不独日京，连你们都该知道，保存以贖贖若此！”三人俱大惊失色，把要听素臣心话的念头，权且搁过一边。虎臣道：“文相公所料一些不错，他那输的十几阵真是骄兵之计。如今想起来，既没杀他一员战将，又没得他一石粮食，捞抢些旗帜衣甲、席木板片，多半是糟旧的，这还不是诈败吗？”红须客道：“文爷料他有围魏救韩之计也是不错的。前日有军士探报，说胶州各岛都修船练兵、采买粮食，不是这个缘故吗？那飘风一岛，俺们都知道是肘腋之患。几次去剿，无奈岛民感激靳仁，竭力死守。元帅怜他真情，暂缓其死，说待各岛俱平，彼自不得不下。”素臣吃惊道：“靳仁这厮如何能得岛民之心？”红须客道：“飘风岛那年适遇奇荒，岛民俱要饿死，被靳仁一个伙计把十数万米谷散给岛民，救了合岛人的生命，故此感恩入骨，死守不降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便可唾手得之！”

铁丐道：“文爷既知他们有此恶计，怎还要替大哥行礼结亲，不料理厮杀之事？”素臣笑道：“此兵机也！方才因有兵目在旁，怕有漏泄，故假作发怒进来，与你们密商。正借这行礼结亲，铺张扬厉，卖个破绽与他。他必来乘机取事，我们这里暗作准备，埋下窝弓守那猛虎，可不便益吗？”三人大悟大喜。红须客道：“原来文爷是这个主意！在里面伏侍的虽都是心腹之人，却不可不防。俺们下去，只做拗不过文爷，勉强从顺的罢了。但是元帅处此险地，该作速着人去请他撤兵方好。”素臣笑道：“请他撤兵，这窝弓可不又白埋掉了！如今得刘兄自去，把我的主意说知，叫他假作攻取，却不要深入，只作守等兵粮为必取之状。一面露布各岛添兵运粮，前赴助战；却密札岛主，叫他迁延时日，续听调遣。一面照着方才所说，各处张扬置办为娶亲之事。我即打发奚囊随着白家家人，过海行聘。札知白兄机密，并令其准备船只，截住莱州岛船，不放一只回去，以便袭取飘风。令方兄、熊兄送飞娘过海成亲，协力破敌。白兄有两妾翠云、碧云，能见二十里以外毛发之物，令其先期过海，在这楼上了望敌兵及岛中奸细举动。我与龙、铁二兄，暗暗拨兵简将，准备厮杀，管教一战成功。这不是解你人危难，遂你们心愿吗？”三人大喜道：“只怕他不上钩，若肯上钩，是必定成功的！”素臣道：“若日京在此，我便不划此策。他料你们俱是一勇之夫，断无不上钩之理。但我在外护，不合说出真名姓，若被他知道，便不肯上这钩。”红须客道：“不妨，这岛中兵民俱感激元帅刻骨，俺只吩咐一声，便断没泄漏了。”说毕出来，虎臣拾起那刀，红须客佩好，仍复坐席，狼餐虎咽的把饭吃完。

红须客假作无奈，在岛库内提出五千白物，发二千两到登莱等处采买一切货物；发二千两请素臣修书付与奚囊，转请有信代媒，十六日行聘通知，二十四日婚期；发一千两修饰宫殿房屋，搭棚架灯楼各项杂费。一面大张晓喻岛主择于某日成婚，各家俱要张灯结彩，许各洋铺过海交易。当日就露布各岛，并发密书。

虎臣因将往天津，是夜至素臣房中，讲至三更。素臣方知红须客名生字天生，铁丐名面字如包，虎臣改名吉如虎，日京尽改名况如日。次日清晨，写下密札，早膳过，打发虎臣赴天津。素臣、如包俱易容而出，素臣仍是黄面，如包易作粉红色脸儿，吩咐兵目不许泄漏。只做游玩岛中风景，将城内城外四处走到，回来与天生上楼，指示道：“这后面两座神尾关现有一百名兵把守，可撤去三分之二，留二三十名老弱军，一半看守外关，一半看守内关，却只许放人进外关，不许放人进内关。这一带万松岭上，几处墩堡约有一二十名兵丁，这一座龙脊关有二十名兵丁把守，须尽撤去。这殿门外空旷地。可搭一座灯楼，四面都要悬空。望南接连搭着灯棚，直搭到城门住，两边亦俱悬空。这一带仓廩，须拨一百名精兵在仓门内看守。这古城内，可挑五百名精兵在内，三人轮流操演，关着城门，不许人进城窥探。”复指着北边一岛道：“此岛莫非飘风岛？”天生道：“此岛名青霞。”因指向东一岛道：“那便是飘风，与俺们这岛恰似鼎足一般。虽在背后，却亏俺这岛后半面是天生峭壁，又有许多剑尖似的乱石隔住船不能进，故仍要从外护进。”素臣道：“明日拨兵三百名，本岛战船十分中选出七分，都驾往青霞岛，只张扬着往天津助战，吩咐岛主悄悄藏着，并操练青霞岛兵候调。”说毕下楼。自此每日明办结婚，暗办厮杀之事。

素臣自到岛中，天生即让出卧房，与素臣歇宿。至十五日，素臣见已彩画铺设成一新房模样，就要搬出。天生抵死不肯，道：“一来敬意，二来仗文爷洪福，得个利市，到二十四搬出不迟。”素臣无奈，只得往下。到了十八日一早，鼓乐喧天，回聘已到。天生请素臣、飞霞两人开盒，只见回的甚是齐整，袍服冠带，靴鞋裤袜、弓刀盔甲、书画琴棋、纸墨笔砚、绸缎绫罗、金花红彩等物，摆有三五十盒；其余水礼，亦十分丰盛。岛民岛妇俱观，拥满门外。兵目传禀：“岛中风俗：凡遇岛主成婚，岛中城内男妇，当日都要时殿磕头。岛民要捧岛主的脚，岛妇要捧岛妃的脚，若捧不住脚，便三年田稻无收。捧脚时，每人有二百文钱，撒地作贺礼，名遍地金钱。捧脚之后，岛主进内成婚，岛民、岛妇都在殿外筵宴，两人一席，每席四碗鱼肉、两盘糕馍、两壶白酒、两壶醋蒜、两碟果品、两碟小菜都取成双之意，名万民欢乐。满月之后，岛主、岛妃要出城巡视，每日一乡。四乡的岛民、岛妇也都要捧脚、撒钱、筵宴。现在城中民妇，俱在外候令。”天生看着素臣，素臣道：“既是风俗如此，一口允许便了。”天生吩咐下去，兵目传出外面，欢声如雷，纷纷散去。

是日大吹大擂，外面看待来使，里边请素臣等筵宴。素臣席散回房，奚囊把玉麟得书，如言准备，锦囊请安，并夫妇二人于二十日起身，随二位姨娘渡海并押送嫁装之事禀知。素臣道：“锦囊还有用处，这天丝要他来则甚？”奚囊道：“天丝是两位姨娘教的武艺，大姑娘又时常指点，比锦囊也低不多。”素臣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比阿锦何如？”奚囊道：“那比不得阿锦，阿锦老练，比锦囊还觉高些。”

正说话时，忽地西方起一阵疾风，从开着的两扇窗内直卷进来，把房内大烛直灭下

去。回过风脚，却甚悠扬，那烛仍复明亮。素臣觉着有异，随意把西风作一封，“西天乾金，风为巽木，作为姤卦；风来甚疾，巽为阴象，恐有阴人行刺；而风脚悠扬，烛仍明亮，姤卦婚象；克属乾金，铁丐金姓，求婚甚急，此数莫非当之？”因吩咐奚囊，关门掩窗，垂下帐幔，灭支画烛，防备刺客，自己拔出宝刀，伏在窗槛之下。

不多一会，只听窗上一声响，月光之下，一人直落进房。素臣在槛下发起，迎个正着，从背后一把抱住。奚囊在那人手内夺过宝剑。素臣忙道：“不要伤他，快去点火！”那人被素臣神力紧缚，挣扎不脱，即便用手来攘肾囊，早被素臣扳倒，把那人两手拘在胸前，尽力捺住，一膝捺压两胯，动弹不得。奚囊点烛进来，素臣一看，却是那女道士赛要离，大喜道：“来得正好，快请铁爷！”须臾，铁丐赶来。素臣令其搜检。铁丐在小靴统里搜出两把利刃，胸前搜出一股赤绳套索。素臣把套索反缚其手，说道：“此女名立娘，即飞娘胞妹，亦是大贵之相，配得过你。方才起数，与你有姻缘之分。今日正是黄道不将吉日，你可带去，即便成婚。明早我自向龙兄说知。”

铁丐正要老婆，眼见恁般美貌，如何不愿？没口子称谢不尽，抱了就走，道：“谢文爷恩赏，明日磕头罢！”踉跄进房，放在床上。在缠袋内取一丸药叫下。脱衣狠干良久。才解放他两手，将衣服剥尽，再闯辕门。这三更天，把立娘连丢三次，狼狈不堪，苦苦求饶。铁丐亦觉尽兴，起来喝了口水，方才得泄。铁丐阳道本伟，怕立娘经过大敌，征不服他，因在山东路上杀过一个游方和尚，得有补天丸，放在身边，未曾试过，吃了一丸，药性发作起来，便直干至天明。立娘虽经过妙化法宝，因其相与妇女极多，不能专用于一人身上，自妙化死后又经久旷，被素臣神力压捺，未免伤筋损骨，怎当铁丐童贞，吃了补天淫药，三丢之后，百骸弛放，连身都翻不转来，直僵僵的躺在床上。铁丐紧紧抱住，说道：“文爷神数，说你与我有姻缘之分。妙化已死，你若肯收心，入门为正，咱就把你作结发一般。等你姊到来，骨肉团圆，可不是好？”立娘垂泪道：“咱本去刺妙化，被他拿住强奸，因既为所污，难以再嫁他人，才做了道士，与他往来。到得妙化死后，早已安心一世不嫁人了。谁知又因来刺红须客，被汝奸污，也是咱前世的孽帐！那文爷可就是文素臣？”铁丐道：“正是。”立娘叹口气道：“咱被他拿住两遭了！他的神数既说与你有姻缘之分，咱便情愿与你厮守一世。只是咱姊恨我切骨，他若嫁来，只怕不肯相容哩！”铁丐道：“不妨，有文爷做主，包你肯容。只是咱们须起去，拜见文爷和大哥，还有石婶子、卫婶子也得相见。你这样子是真是假，可挣扎得起来呢？”立娘道：“咱现在眼花头晕，两手如瘫，浑身麻木，那里挣扎得起？”铁丐道：“咱先起去，等你将息好些，再见罢！”忙忙起来，先到素臣房中。

素臣正与天生讲说夜来之事，铁丐跪下磕头。素臣笑拉起，问：“新婚之乐何如？”铁丐道：“乐不可言！不瞒文爷说，咱还是童男子，从没尝着女人滋味，那知有如此快活！怪不得三弟夫妻恁般恩爱哩！”素臣大笑道：“休说呆话！快些同着出来，还要审问口供

哩。”铁丐道：“咱原要同他出来，只半死不活的瘫在那里，便怎处？”素臣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不信兄有这般本事！也罢。你去他一个备细：他是谁人所使？来刺何人？须把景王及靳贼现在的逆谋并两家军师名姓说得明白，才许他与你做夫妻。若有一点遮瞒，留在此便是祸胎，就要即刻开除，顾不的你快活不快活了！”因教导了逼问的话头。

铁丐吓得满面失色，没口的答应出去，向立娘述了一遍，道：“你须尽底把实话说出，那文爷是神圣一般，穿得人肠子过的，你若藏头露尾，咱就没法救你了。可怜刚做得一夜夫妻，便怎处？”眼里酸酸的，要流下泪来。立娘哭道：“咱怕不知道，若早知他在此，也不上这一钓了。景王与靳直都想做皇帝，虽故牵连一块，却各怀歹意。屠龙岛是靳家安放那里防备景王的，你们元帅去剿，来请过兵，虽也发兵，不教尽力。后来知道靳家用计诈败，专等这里发兵，便起乍浦等处岛兵，来袭取护龙。怕这大功全归靳直，故遣咱来刺红须客，不料反被文爷擒获。”铁丐咋舌道：“果不出文爷所料！你可知靳家于何时来袭取呢？”立娘道：“原要等这里发兵三五日后来袭的，如今听见岛主成婚，各处买花炮灯彩与民同乐，才定了二十四这一日里应外合，袭取岛城哩。”铁丐吐了舌头，收不进去，道：“怎被文爷一古脑儿都算定了！你知他里应的是些什么人？怎样装扮着来呢？”立娘道：“这里不兴和尚道士，他那里有些和尚，都分拨在外，道士及将弁都着本岛及青霞岛民妇、卖花炮灯烛等项的商贾、秧歌高跷等项的撮弄，还有混在送亲队里的，陆续进城，四散埋伏。到那日结亲时一齐发作。”铁丐道：“靳贼这些恶计怎肯张扬开去？你是景王家人，何由得知说细？”立娘道：“他两家各有心腹，各有奸细。奴前日在蓬莱阁上，遇见飘风岛守备吴其仁，是景王的人，在那里做奸细的。他告诉奴如此如此，不日就要成功，咱们还是助他不助他？奴说，王爷叫咱来行刺，原是怕大功全归靳直。咱进去行刺得成，是不消说了，若一时没处下手，便须助他成功，一来去了一处外患，二来也分他些功，三来也不失大家牵连的局面。吴其仁连声答应，咱就把四个徒弟交托与他说，咱若事成，到你岛中相会，若没处下手，到期你可同咱徒弟到护龙岛大相国寺中相会。大家约定了，才分散的。”铁丐道：“那吴其仁可是三十多岁年纪，脸上有记色的？”立娘道：“吴其仁左脸上有一搭青记，却是真记色，不象你脸上装的颜色是假。”铁丐失声道：“你怎知我脸是假？”立娘道：“文爷说去请铁爷来，这里只有你是铁爷，人都知道是尉迟恭一样，那里有这粉红色脸儿？靳家门下和尚道士多半有改变面色的方法。文爷那脸敢也是假？前年咱被他拿住，没看见这金黄色的脸儿。”铁丐大笑道：“一些不错！青记色脸儿是守前关的。还有那两家的军师呢？”立娘道：“靳家是单谋及景府长史吴凤元，景王这里是张贤士。张贤士专为景王，单谋专为靳仁；凤元看风便舵，俟那家成局，即为那家。贤士只怕单谋，单谋只怕文爷，若知道文爷在此，便也不来上这一钓哩。”

铁丐忙出细述，天生吃惊道：“文爷真是天人，俺也还怕白埋了窝弓！前日幸是没有让房，俺是大意惯了的，险些儿不被这小姨割了头去！”素臣道：“这些话都是实话，大约